

# 禅摇真摇逸摇史

## 第二十七回 摇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

诗曰：

自古兵机仗诈行，多于诈处立奇勋。  
凤雏昔日欺曹贼，薛举当年救繆君。  
义入延州施沛泽，仁翔宜县解灾屯。  
云龙风虎英雄聚，继迹桃园霸业成。

话说薛举因林主持问其志向，回言道：“人生天地，若图安逸，畏刀避剑，岂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？自古男子生而桑弧蓬矢，以射四方。须要建功立业，显亲扬名，以流芳百世，成个须眉男子。”林澹然点头而笑，取杜伏威书与薛举看。薛举看毕，道：“杜大哥一路磨折，又被官军围困，小子愚意，必须急去救他，才是同盟之义。不知老爷尊意若何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心下也如此想，只怕你年轻力薄，武艺未精，放心不下。”薛举道：“某承老爷训诲，论武艺亦不在人之下，弟兄有难，焉可坐视不救？虽有官军百万，何足惧哉！”

林澹然道：“杜伏威虽然被困，精通法术，断不至伤身。但今离乱之际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冠裳倒置，赏罚不明。贪官污吏安享荣华，孝子忠臣反遭屠戮。苍天厌乱，必然否极泰生。汝等学成文武，应天顺人，取功名正在今日。趁杜伏威遭困，你可如此如此，以解其围，乘机创业，早寄

捷音。俺即着张善相来赞助你。还有一句创业捷法、图霸秘经，作须记取：天地以好生为德，圣人云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凡攻城掠地，奏捷之日，切不可屠戮生灵，伤残善类。除暴救民，以安四方，此是收拾人心的大机括。若徒恃血气之勇，杀人放火，自取灭亡耳。戒之，戒之。又有秘符一道，与汝珍藏，设遇急难，握符掌中，即刻可以远遁。汝年已长，且身躯雄伟，明早加冠，然后起行。”薛举顿首受教。

有诗为证：

禅机高出帝王师，不与兵家共守雌。

筐内秘文神鬼泣，直教三侠义声驰。

次早林澹然打叠行囊，焚香点烛，对佛祝告，为薛举冠带已毕。薛举先拜天地诸佛，复身拜了林澹然、苗知硕等，急急收拾，与朱俭动身，取路往延州郡来。数日间，已到永宁关口，朱俭去各店中引众好汉来见了薛举，暗暗知会密计，准备诘问时回答的言语，件件停当。然后带了众人都投蒋太守寨前来，只见枪刀密密，旗帜森森，管寨门将士喝道：“两军对阵，此是何处，汝等乱走？”薛举道：“在下要谒见太府蒋爷，烦乞转报。”那将士道：“蒋爷正在此征剿孟门山大盗，用军之时，你有何急事要见老爷？”薛举道：“小人正为军情而来，闻蒋府太尊围困繆一麟，月余不能破其巢穴，特来投军，以助一臂之力。”那将士忙进中军通报。

蒋太守分付：“令入寨来。”薛举向前参见。蒋太守看薛举堂堂一表人材，丰标洒落，甚是欢喜，却又心中疑惑，问道：“少年壮士，何处人氏，姓甚名谁，习何武艺，来此

投军？”薛举道：“小人姓赵，名起凤，本贯河南人氏，自小习成十八般武艺，箭可穿杨。闻知老爷征剿黄河巨寇，特聚四方壮士百余，愿投麾下为前部先锋，征剿贼盗，以图功绩出身。”蒋太守笑道：“看你年纪尚幼，焉能破贼立功？况从远方而来，未审虚实，莫非是缪贼奸细，到我这里探虚实的么？”

薛举正色道：“小人是河南安阳县中丞御史赵成璧之孙，常德郡别驾赵燮之子。往岁父亲解粮至京，从黄河经过，也被贼一箭射死，尽劫粮米。此贼与小人不共戴天之仇，恨不能啖其肉，碎其尸，沥血以祭先灵。今闻老爷兴兵征剿，小人尽散家资，招集四方壮士，特投麾下，誓擒此贼，以报大仇。不意老爷反生疑惑，可怜一片赤心，使人目为贼党。冤屈无伸，此仇怎报？不如寻个自尽，以表真心。”说罢，号咷大哭，拔剑自刎。蒋太守慌忙跳下座来，止住道：“我特戏言，以试壮士耳，何遂轻生？卿果能杀贼立功，必当保举重用。”薛举拭泪谢道：“某倾心赤胆而来，与此贼誓不两立。老爷如肯任为前锋，破此小寇，如摧枯拉朽耳。若不能生擒此贼，必投黄河而死！”蒋太守大喜，即用为本府领军校尉，其余同来壮士逐名收于军册。

有诗为证：

成功不厌诈谋深，侠骨何曾畏鼎烹。

太守座前轻白刃，试看舌剑屈人兵。

少顷，俞福进参见，看见薛举在寨外点名上册，问蒋太守道：“壮士何来？”蒋太守将赵起凤投军之意说了，俞福道：“虽然为父报仇，未审其中虚实。小将愿为前锋，将此人统领本部壮士，为后军救援，庶无他变。”蒋太守道：

“我看此少年甚是骁勇，其情真切，谅非虚假，此正用人之际，不必多疑。正欲使彼为先锋，以观其才能耳，将军何须过虑？”俞福不言而退。

再说朱俭引众人随薛举投了蒋刺史，自己却依旧到河边俟候。当晚巡哨喽罗认得朱俭，舢船到岸，下了船，径到大寨，参见二位大王。杜伏威问道：“差你去干事如何？”朱俭道：“小人见了林老爷，呈上爷爷书信，林爷看了，即差一个少年将军姓薛的，暗授密计，已引众好汉诈投太守麾下去了。小人特来回复爷爷，准备厮杀，必有好音。”杜伏威大喜，赏了朱俭。此时缪公端箭伤已愈，病体平复。次日杜伏威整办筵席，替缪公端贺喜起病，合寨大小喽罗俱赏酒肉，大吹大擂，饮酒作乐。缪公端问及朱俭求救之事，杜伏威笑道：“兄长开杯饮酒，不数日管取蒋太守首级献于麾下。”公端且喜且疑。

正酣饮之际，只听得战鼓咚咚不绝，人喊马嘶，守关喽罗飞报入寨来：“官军队里新添了一员少年将官，引大队人马弃舟上岸，围绕大寨，速请主帅军令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快牵过战马来！”提了长枪，跨马出门迎敌。缪公端、朱俭俱上马，引五百喽罗协助。官军队里见一员少年将官，正是薛举，全身披挂，立于门旗之下。遥见对阵门旗开外，飞出一员大将，率领喽罗呐喊而来。薛举知是杜伏威来了，把戟一招，摆成阵势。杜伏威见了薛举，二人心领神会，更不搭话，一个使方天戟劈胸就刺，一个舞铁杆枪急架相迎，斗上三十余合，不见胜负。

官军阵上恼了将军俞福，使动开山大斧，奋勇助战；好汉队中，惹动了寨主缪一麟，用长矛努力相持。两边喊声大

振。酣战之间，内中输了一将，翻身落马。众人看时，却是杜伏威被薛举一戟打下马来，众军士挠钩搭住，活活绑了。缪一麟正和俞福厮杀，忽见杜伏威坠马，心下大惊，不敢恋战，撇却俞福就走。俞福不舍赶来，追至关下，缪公端勒转马头，左手弯弓，右手搭箭，看俞福来得较近，一箭射去。俞福躲闪不迭，射中左臂，倒撞下马。众军士只顾救俞福而去，不来追赶。

缪公端收聚败军，奔入关里，随后朱俭、喽罗陆续皆到。缪公端跌足道：“输了一阵犹可，杜弟被他擒去，必然送了性命。折吾左臂，天丧我也！”大哭不止。朱俭附耳道：“将军休慌，杜将军落马遭擒，此是计策。他分付小人，军机秘密，不可泄漏，今晚教将军整顿喽罗，饱食严装渡水劫寨，里应外合，大事成矣。”缪公端听罢，如梦方觉，心花顿开，一天愁闷都撒在九霄云外。即忙点视喽罗，伤折不多，传令准备渡河劫寨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俞福被射了一箭，不敢追赶，收军驾舟回寨。蒋太守见赵起凤擒了杜伏威，大喜，将杜伏威囚在陷车内，着军士看守，待捉了缪一麟，一同斩首。重赏赵起凤，令随军医士医治俞福箭创。不题。

却说缪一麟当夜黄昏时候点起合寨喽罗，委两名贴身能事的权守寨栅，自却和朱俭、众头目，悄悄地离了大寨，撑船渡过对岸。正到半渡，只见上流头有七只小船唿哨而来。缪公端等吃了一惊，又不好相问。那船看看摇近前来，朱俭在船头上仔细看时，却原来不是别人，乃歧阳郡同出狱的好汉。因风不顺，整整等了十余日，后得顺风，将舟傍近孟门山，又见官军和缪、杜二人厮杀，不敢近前，只得将船远远

停泊港里躲避。当夜见月明如昼，官船俱撤围去了，又是顺风，故此众好汉摇船过山岸来。却好两舟相撞，遇见朱俭，朱俭暗喜，即对缪一麟说了众人来的缘故。缪一麟分付众人，便可相助劫寨。众好汉应诺，一齐扬帆驾橹，奋力摇过对岸。

时已三更二点，蒋太守寨内寂无人声，盖因战胜了，全不在意，虽有数个伏路小军，尽被喽罗杀了。此夜月色微明，风声飒飒，缪公端率众喽罗呐喊向前，砍开寨门，只见寨里已自有人接应。原来薛举先着人通知杜伏威各藏暗器，等候接应。听得寨外喊声，知是缪公端、喽罗已到，即教打开陷车，当先放出杜伏威来，抢了一枝长槊，口中暗诵真言。只听得风声大作，霹雳交加。薛举共众好汉一齐动手，一面放火，一面杀人，合寨火光照耀如同白日。

些时蒋太守梦中惊醒，见寨内四围火起，惊得心胆皆碎，急忙奔出寨口，欲要逃命，被火烟逼住，不能出寨，复回身望寨后而走。正遇着薛举，手起刀落，将蒋太守砍为两段，取了首级。众军士皆睡梦中醒来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东逃西窜，不被杀死，即被烧死，焦头烂额者，不计其数。俞福箭创疼痛，正睡不着，听得金鼓喊杀之声，情知有人劫寨，急欲挣扎，众喽罗早到，连床砍为肉泥。杜伏威、缪公端合兵一处，抢掳得器械粮食甚多，杜伏威都教搬上船，拽起顺风，一同回寨。蒋太守大寨顷刻化为白地。

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镫响，笑吟吟齐唱凯歌声。

须臾船已傍岸，缪公端等同至大寨，和薛举叙礼。问及表字，薛举道：“小弟贱字翀之，杜大哥字君武。”缪一麟

又问：“青春几何？”薛举道：“虚度一十六岁，杜大哥长我一年。”繆一麟道：“翀之既冠，君武何以迟滞？今日乃战捷吉期，为贤弟加冠何如？”杜伏威应允。繆一麟令喽罗杀牛宰马，祭赛天地。杜伏威冠带，三人拜罢，大排筵席庆贺，另着小头目陪新来众好汉饮酒，合寨喽罗皆有犒赏。当下繆公端、杜伏威、薛举、朱俭四人次序而坐，酣歌畅饮。

繆公端道：“小弟叨居山寨数年，颇称自在快乐。不期被蒋太守、俞福这厮因逼太甚，屡战屡败，势如垒卵，自分不能再立。天幸杜大哥降临，山寨有主；又赖薛大哥诸弟兄勇力，神机妙算，报仇雪愤，解我之困。感佩大德，何以报之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患难相救，自是弟兄们分内事，大哥何出此言？只是饮酒尽醉便了，不须称谢。”薛举道：“小可幸会繆大哥，恨相见之晚。战胜攻取，赖诸弟兄之力，予何功之有？今日叙义，须索尽欢，尔我相忘，不必拘拘形迹之间。还有一语，古人云：‘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’；‘虽不智慧，不如乘势’；‘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’。今日侥幸，一战解围，倘若四远官军云合，并力来攻，何以当之？愚意不若乘此战捷之势，立起帅旗，招军买马，求贤纳士，先取延安府以为根本，次攻鄜州，后取朔州，西图巴蜀，东取太原，据城守险，此王霸之业也。繆将军、杜大哥，以为何如？”繆公端道：“壮哉斯言，甚合小弟之意。今不兴兵，更待何时？”

杜伏威道：“薛二弟之论虽高，繆大哥之议太速。兵者凶器也，须量力而进，岂可造次？俗语云：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当今天下四分五裂，英雄竞起，我等器械未备，军卒未练，粮草未足，乌能成事？若攻得一城，破得一邑，进有

所据，退有所守，方可转动。今若轻举，倘有疏虞，岂不自贻其悔？依小弟之见，缪大哥守寨，薛二弟佐之。留五百喽罗在此河口及中流险要之处，阻截来往客商、仕宦船只，凡一概财物十取其三，不可杀害良善。积少成多，这钱粮不是有的了？然后招军买马，接引四方豪杰，军马以渐而盛。一面待小弟率领五百喽罗前取延安府，若得此城，就是根本。选英雄之士，镇守地方，然后东征西取，次第施为，庶可无失。”薛举、缪一麟同道：“杜兄所言，乃是万全之策。”缪一麟又道：“据险拦截客商，这是我的分内事，不须薛君帮助；招军买马，也是我一力支持。薛君可辅佐贤弟攻城略地，方得成事。”薛举慨然应诺。当晚席散。闲话不题。次日，杜伏威拣选五百壮健喽罗，和薛举别了缪公端，驾起舟楫渡过对岸上马，摇旗呐喊，杀奔延安府来。

有诗为证：

兄弟两同心，师行神鬼惊。

将军威武重，何复有坚城。

却说当时梁武帝被侯景逼死台城，立武帝第三子世赞为帝，在位二年，侯景弑之；又立豫章王世记登基，未及数月，即禅位于侯景。景即位称帝，郊天大赦，改元太始，天下大乱。时有梁朝大将二员，一名王僧辨，一名陈霸先，见侯景僭位，另辅佐梁武帝第七个太子湘东王绎绎字世诚为帝，即位于江陵，大发兵讨侯景。侯景屡战屡败，与百余骑东走，追及斩之。不二年，湘东王又为魏主所执。陈霸先复立贞阳侯渊明即位，因朝内变乱，逊位于太子晋安王登基。次年，晋安王即禅位与陈霸先，国号陈，建号永定，是为陈高祖皇帝。此时江南地面，已属陈高祖所辖。这江北地方，

尚属东魏。岁次庚午，乃陈高祖武定八年也，魏主进高欢之子高澄之弟太原公高洋位为丞相，封齐郡王。八月朔日，魏主下诏禅位于齐郡王，于是高洋即皇帝位，国号齐，改元天保。

延州府却属大齐地境。这延州太守蒋励，乃是齐帝的宠臣右仆射皮景和之内侄。景和一力荐拔为延州府太守，管辖二州七县，地方广阔，钱粮极多，人烟稠密，百姓富庶，是一个膏腴的都会。蒋太守临任以来，残忍苛刻，百姓尽遭其害。当日听得心腹人报说黄河孟门山，有一伙大盗，广有财帛，钱谷如山，近日杀了鄜州知州。怕别郡领兵来征剿成功，得了财物，故此亲自提兵剿捕。不期遭薛举诈降计，死于非命。逃命军士，飞报府丞汤思忠，合府大小官员，尽皆失色。汤府丞速着人赍公文下各县，令招兵守城，一面急急申文至枢密院转奏齐王，请发救兵征讨。

原来这延州府离黄河只隔得一百余里，所辖宜州县，贴近黄河。本县知县姓郑名琦，正坐早堂，探事的飞报上来，说：“蒋太守全军陷没，官身亦被杀了。”又汤府丞有紧急公文下来，说：“孟门山贼势猖獗，杀损官军，蒋刺史、俞福皆遭其害。各县严守城池，待部文到日，一同出兵征剿。”郑琦看罢，心下忧惊，与书吏计议道：“日前蒋太守要征此贼，我再三谏阻，且从容动兵，蒋太尊反怪我懦弱，发怒而去。今日全军陷没，太尊被害，本县失于救应，罪坐不小，如何裁处？”吏书禀道：“蒋太爷全军陷没，朝廷坐罪老爷，此事犹缓，可以辩解。如今贼军战胜，其势浩大，本县贴近贼巢，倘贼寇一时临城，如何抵挡？乞老爷早发军健民壮人等，防守四门，再议征剿之事。”郑琦道：“此言

甚当。”正欲点军守城，只听见喊杀震天，金鼓不绝，探子飞报：“黄河强寇拥大队喽罗围逼城下。”郑知县慌聚县丞、县尉、幕宾、书吏上城来看，只见众喽罗拥着马上两员大将，呐喊摇旗讨战。郑琦仔细看那两员将官，一般打扮，但见：

束发金冠耀日，雕鞍神骏腾云。锦袍细甲放光明，画戟蛇矛辉映。左首马超再世，右边吕布重生。伏威、薛举两超群，二虎将当先出阵。

郑琦看城外二将虽勇，部下喽罗却是不多，心下亦不甚慌，回头问县丞道：“战守二策，何者为先？”县丞傅明答道：“城池狭小，军少粮稀，只宜谨守。飞申本府各道发兵救援，并力退贼，方可保全。”县尉奚良原系军卫出身，恃着自己识些武艺，抗言道：“贼军乃乌合之众，何足介意？堂尊若与晚生军士数百，立斩贼首，报捷台下！”郑琦壮其言，即拨军士一千、民壮三百，大开南门，奚良披挂上马，手提大刀出阵。

两边布阵已完，奚良跃马向前，大喝：“觅死贼奴！杀害蒋刺史，正欲兴兵擒拿，碎尸沥血，以祭蒋公。今反自来投死，快快下马受缚！”杜伏威道：“当今朝廷多事，皆是你这干贪官污吏，荼毒生灵。我老爷特兴义兵，代天讨罪，你若知天命的，早早卸甲归降，可免一死。”奚良大怒，拍马舞刀杀来。杜伏威正欲迎敌，薛举一匹马早已飞出。两骑相交，刀戟并举，二人战十余合，奚良一刀砍来，薛举闪过，却砍个空，薛举复身照心一戟，将奚良刺于马下。众军无主，四散奔走，杜伏威、薛举乘势追击。郑琦在城上见奚良被刺，惊得面如土色，慌叫闭门。杜伏威军马早到门边，

闭门不及，城内军士只得拦住厮杀，被薛举一连刺杀十余人，军皆四散。杜伏威一马当先，直入城里。此时城中鼎沸，人民各不相顾，狼奔鼠窜，嚎哭震天。军士降者大半，郑知县单骑而逃，县丞傅明不知去向。

杜伏威、薛举入县衙，坐于堂上，出安民榜，禁止军士杀掳，犯者枭首。百姓安堵如故。开仓发粟，赈济孤老贫穷。击动县堂大鼓，聚集耆老、乡民、社长、六房书吏，传下号令：凡有不到者全家处斩。人皆惧死，互相引荐，一齐聚集县堂参见。

众人禀道：“将军呼唤，有何台旨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我兴兵到此，非为财帛子女，只因官吏不仁，万民涂炭，特来诛剿贪酷，替你百姓除害。你们可实实说来：本县中有甚么英雄豪杰，孝子顺孙，皆当实报，不可为讳，亦不许隐报。”众人道：“本县窄小，没甚豪杰，只有在城善庆桥堍下一少年书生姓查，名讷，字近仁，文才出众，极是个孝顺的人，甘守清贫，不希荣禄。县主郑爷，时常调济，坚辞不受。这一人是个奇士，余者俱是村夫俗子。”薛举又问：“郑县尹、博县丞，做官何如？”书吏道：“郑县主为官清廉，傅二尹为人刚介，这二位老爷，百姓皆感仰其德。”杜伏威便传令：“郑知县、博县丞二家老小宦资，着人护送回家，不许侵犯。”耆民百姓，欢喜而散。杜伏威、薛举二人带甲权宿县衙。

次日，杜伏威差书吏人等赍金帛重礼，到查讷家内聘请进县，查讷辞疾坚执不受。书吏回复，杜伏威道：“是我差了，我当亲往礼请，才是求贤之道。”乃与薛举带数个将校，步行到查讷家中。查讷迎入草堂，相见坐定，献菜已

罢，杜伏威看那查讷，但见：

眉列青峰，眼澄秋水。韬光姓字，奇谋未许外人知；抗志穷檐，饱学自夸王帝佐。端庄尔雅，沉雄处，没半点轻浮；慷慨牢骚，谈笑里，伏万余兵甲。不是子牙再世，应知邓禹重生。

查讷道：“小生无学无能，株守蓬筚，何劳二位将军大驾光降？有失远迎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当今国家变乱，盗贼蜂起，百姓遭殃，四海有倒悬之危。小将特兴义兵，除暴安民，非图金帛子女而来也。古人云：‘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’某虽赳赳一勇夫，渴有求贤之志，闻君大名，如雷灌耳。敬奉微礼，欲屈尊驾共救生灵，替天行道。望忽峻拒为幸。”查讷道：“某一介书生，不谙世务，况老父年高，朝暮难离膝下，不能奉命，将军休罪。”薛举道：“某弟兄二人，竭诚奉谒，敦请足下，为公非为私也。尊翁年虽高大，接入县衙亦可奉养。足下坚执不从，眼见得满城百姓尽遭殃也。”查讷一所此言，心甚感恻，方才允道：“待某禀过老父，愿侍将军听教。只恐才疏学菲，有负二公重托耳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才出茅檐意气浓，二十八宿罗心胸。

宜州一诺军机定，伫看天山早挂弓。

杜伏威大喜，唤从人献上礼物。查讷收了，禀知父亲，同伏威等上马入县衙来。杜伏威大排筵席庆贺，一面令查讷权掌县印，查讷推辞不受，只居行军记室之职。

正饮酒间，哨马报：“延州府府丞汤思忠带领五千军马、数员大将，把城池四面围住，速请主将出令。”查讷笑

道：“汤府丞此来，是自送其死耳。”薛举问道：“汤府丞为人何如？”查讷道：“这府丞姓汤，名思忠，冀州人也，一味好财贪色，酗酒吟诗，乃富家子弟，白面书生，不谙韬略。今日之来，岂不纳命？”杜伏威道：“请问足下，大兵临城，何以退之？”查讷道：“二将军英雄无敌，何故下问于鄙人？”杜伏威、薛举再三请教，查讷道：“杜将军领五百军马开门迎战，可败不可胜，别有良计。”

杜伏威慨然起身，披挂上马，手执长枪，选军五百，大开城门出战对阵。汤思忠随从六员大将，一员是统制司正统使常泰，一员是副统使乐正年，一员是统制司把总王连城，一员是本府都总管钱向，一员是副总管沙应龙，一员是毗丰卫护卫申千秋，各各全身披挂，骑着战马，手执兵器。两阵对圆，汤思忠立马阵前，高声喝道：“何等狂贼，辄敢杀害大臣，僭据城廓？快快下马受缚，免污我刀！”杜伏威道：“你这些害民的猪狗，杀得尽绝，方畅老爷之意。那一个送死的，快向前来！”官军队里，一员大将手持大斧，拍马出阵，众视之，乃是正统制常泰。两马相交，战不十合，杜伏威拍马回阵，常泰不舍，奋力赶来。杜伏威弃盔散发而走，奔入城内。随后常泰、汤思忠号令众军，依旧将城紧紧围了，昼夜攻打。

却说薛举接应杜伏威入城，同进县衙坐定，查讷问道：“来将何如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敌军虽众，不足惧也，若用我那所藏将士，这数千军立刻化为齑粉！但遵恩师分付，不敢擅用耳。”查讷惊道：“小生看本城军马不过千余，难以敌众，故先令士军试探一阵，然后出奇兵胜之。将军既有军士，何不用之，以取胜也？”薛举笑道：“杜将军将士，藏在衣袖

里，近仁要看，即时可至。”查讷道：“或者是杜将军胸中有数万甲兵否？既有军马，小生愿求一见。”杜伏威就于县堂上身边取出寸草、赤豆，口中默诵真言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顷刻间变成军马。杜伏威又念咒语，军士各依队伍，坐作进退，不差分毫。

查讷看了道：“请收了法，机贵秘密，不可泄露。”杜伏威右手捻诀，大喝一声，军马依然变为草豆。查讷道：“杜将军有此妙术，神鬼莫测，斩将必矣！”杜伏威道：“此法是我恩师林爷传授，甚是玄妙。临别时，他再三嘱咐说，此法只可护身，用于急难之时，不可恃此幻术，妄行杀戮。圣人云：邪不胜正，妖不胜德。若专仗此法，恐其有失，不信，只看黄巾、赤眉等辈，便是样子。因此不敢擅用，乞足下另设良策破敌。”查讷道：“尊师所言，语语金玉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以邪术而得天下者。兵以正合，以奇胜，经权互用，方合玄机。杜将军暂且解甲休息，三日之后，必然破敌。”当夜欢饮，直至更深罢席。薛举守东南二城，杜伏威守西北二城，号令严肃，军士齐心。

次日平明，查讷升堂理事，张挂榜文，晓喻居民：“城内人多粮寡，难以支持，见百姓人等愿出城者，听其自便，守门军士不可阻挡。”城中百姓贫乏者，携男挈女，尽皆出城就食，络绎不绝。

正是：

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。

不知查讷是何奇计以破官军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败兵 杜元帅纳言正位

诗曰：

摘句寻章一腐徒，敢当重任执兵符。  
羽书未报三军捷，浪战先迷八阵图。  
慷慨少年欺信布，奇谋策士胜孙吴。  
德敷黎庶居尊位，不让当年胯下夫。

话说汤思忠同六员将百般攻城不下，数日后军心渐渐懈了，汤思忠无计可施，传令暂且退军，再作道理。常泰禀道：“某看那贼武艺不在小将之下，怎交锋未及十合，便作败而走？莫非其中有诈？亦须准备。”王连城笑道：“常将军过虑，鼠窃狗盗之徒，只希劫掠而已。今遇大军，心胆皆碎，望风而走，乃怯也，有何诈计？只顾催趲攻城，不可退悔。”汤思忠道：“王总抚所见甚明。”正议间，忽见小军来报：“城内百姓无粮，携老挈幼，俱出城外就食。”汤思忠下令道：“百姓出城，听其所往，军士毋得乘机掳掠，违者斩首。”今方出，又见报：“有一伙百姓投入营门，要见老爷，有机密重事来报。”汤思忠令：“只许为头的进见。”

军士引数个为头的百姓入寨，汤思忠喝道：“汝等众人有甚话说？莫非城中奸细么？”那百姓叩头道：“小人们不是百姓，原是本城军校。贼首杜伏威、薛举破城劫掠，势不可当，小人们战败，只得佯投贼兵部下。原来这贼不为争城

夺郡，只图财帛子女，将县库劫空，正要复回巢穴，不意老爷军到，将城围困。目下城内乏食，贼心甚慌；欲回大寨，又无出路。众贼计议，今晚偷开东门逃走。小人们探得这个消息，装作村民杂出城外，特来报知，以求重赏。”

汤思忠赐以酒食，和众将商议道：“贼兵无粮，今夜逃遁，未知虚实何如。”常泰道：“众贼大肆掳掠，掠粮草尚足久支，今据城未及十日，便说无粮，其中必有奸计！主将不可轻信，堕其计中。依小将愚见，只是催军围城，外无救兵，不久内变，城自破矣。”总管钱向道：“无粮之虚实，虽然未审，战败欲逃，此是实情。今且将报信军士监候，主将遣将二员，各带一千人马，埋伏东门僻外，待贼众出城之时，放起号炮，半腰里截住，后兵就夺城池。主将起合寨军马，赶杀前军，使贼兵前后不能相顾，管取大胜！”汤思忠大喜，道：“钱总管之计甚妙，言亦不可信，机亦不可失，事不宜迟。”一面将军校监候，一面遣兵埋伏。差正统制常泰领步军一千出东门，离城十五里东南地名石佛村埋伏；差护卫申千秋带领步军一千出东门，离城二十五里西北地名珠柯庄埋伏，俱听号炮响，一齐引军杀出，就势夺城。二将听令而去。又差总管钱向领军三百，带诸色号炮离城，琵琶岭高阜处埋伏，觑贼兵出城，放起连珠炮为号，接应两处伏兵。汤思忠和沙应龙、乐正年、王连城率领军马，准备捉贼记功。

有诗为证：

漫无奇计欲成功，不识人间有卧龙。

螳臂撼摇徒自毙，致令千秋笑汤公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查讷暗定妙计，拣选精细喽罗十数个，